

廢名先生

眉睫著

廢名先生

眉睫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名先生/眉睫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155-0825-2

I. ①废… II. ①眉… III. ①废名 (1901~1967) —人物研究②废名 (1901~1967) —文学研究 IV. ①K825.6②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16448号

Copyright © 2013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废名先生

作 者 眉 睫

责任编辑 雷燕青

开 本 720毫米×960毫米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130千字
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825-2

定 价 45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陈建军序

《废名先生》所收二十一篇文章，泰半是眉睫君在大学本科学习期间所写的。这些文章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之前，他都给我看过。可以说，我是这些文章的第一个读者。

2004年，眉睫君读大一的时候，我给他布置了一个作业，希望他在暑假期间，以《废名在黄梅》为题写一篇文章。7月初，眉睫君返回湖北黄梅老家，在县档案馆、县政协等机构查阅了大量资料，走访了废名旧时的邻居和昔日的学生翟一民、冯奇男、李英俊等人。7月底，他借用其母校即废名曾经任教过的黄梅一中文印室的电脑，将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敲打了出来，特意赶在8月1日之前，作为“生日礼物”送给我。我把文章转给了张吉兵兄，他准备在来年《黄冈师范学院学报》第一期刊出。时隔不久，在同我及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等人商量之后，眉睫君又把文章改投给了《新文学史料》编辑部。2005年8月，《新文学史料》第三期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。此前，眉睫君写过《〈妆台〉及其他》、《读〈五祖寺〉》、《废名诗的儿童味》等数篇读后感式的文章。但相比较而言，《废名在黄梅》则显得更有分量。1901年至1916年、1937年至1946年，废名在黄梅生活了二十五六年。一般读者和论者主要是通过《一封信》、

《我的邻舍》、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等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来了解废名在这两个时期的行踪和事迹的。但小说毕竟是小说，不能视为“信史”。《废名在黄梅》一文比较全面、系统地论述了废名在黄梅的生活情形和思想状况，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，也提出了不少引人深入思考 and 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。例如，眉睫君访问废名故居冯家大宅对门邻家，得知解放前“在竹林边开垦菜园，以卖菜为生”的刘香柱即为《竹林的故事》里的三姑娘的原型。再如，眉睫君以众多具体、详实的史料说明黄梅对于废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影响，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废名相信共产党、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学者，与其抗战期间避难黄梅近九年的乡居生活不无关联。这一判断，是颇有见地的。

《废名在黄梅》的公开发表，无疑增强了眉睫君的学术自信心，同时使他更加认识到史料研究的重要性。从此以后，他的学术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史料的发掘、整理和研究上，撰写、发表了一系列受到读者和学界广泛关注的文章。《废名的书信》、《新发现废名的一封佚信》和《又发现废名的三封佚信》披露了废名致卞之琳、胡适、林语堂、廖秩道（时为黄梅县立初级中学校长）和黄梅县民政局等书信数通，并“呼吁抢救废名书信”。《废名与周作人》详细梳理、考证了废名与周作人师徒关系形成、发展的始末。《有关废名的九条新史料》从大量文献中钩稽出与废

名有关的一些史料,证明废名“确系‘京派’之一员”、废名与同乡闻一多有过交往、郑秉璧是废名《浪子笔记》等小说之德文译者、《“我是梦中传彩笔”——废名略识》的作者“孟实”并非朱光潜等问题,对“废名曾就读启黄中学(今黄冈中学前身)”等流行说法提出质疑与考辨。《并非丑化:废名的真实一面》从浩如烟海的民国报刊中搜索到十多篇描写废名趣闻逸事的文章,读来饶有兴味。实事求是地讲,在有关废名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上,眉睫君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。

自进入21世纪以来,废名研究逐渐“热”了起来。《废名文集》(止庵编订)、《废名诗集》(陈建军、冯思纯编订)、《废名讲诗》(陈建军、冯思纯编订)、《新诗讲稿》(废名与朱英诞合著,陈均编)等作品集相继被整理、推出,《废名年谱》(陈建军编著)、《抗战时期废名论》(张吉兵著)、《废名小说研究》(田广著)、《废名研究札记》(陈建军、张吉兵著)、《边缘视域 人文问思——废名思想论》(谢锡文著)等研究著作也陆续问世。眉睫君十分留意废名研究现状和废名图书出版动态,及时撰写书评,对某种图书的选编或体例或特色等发表自己的观感和意见。在他看来,《废名(全)集》(六卷本,王风编)一旦出版,“废名热”将达到高潮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事实表明,他的这一预测也是很有眼光和前瞻性的。

2009年初，眉睫君将其所写的废名研究文章汇编成《关于废名》（即《废名先生》之繁体本），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。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眉睫君的学术研究重心再度发生了转移。他由废名而扩大到“废名圈”，后又跳出“废名圈”而对儿童文学、梅光迪等展开研究，对黄梅地方文化尤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。2004年2月18日，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我很喜欢黄梅文史、方志，像弘忍、瞿九思、喻血轮、汪可受、汤用彤、废名、汤一介、冯健男、邓雅声、石联星等都是我极喜欢的人物，像黄梅戏、禅宗都是我引以为豪的。我甚至认为存在一个以黄梅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中心，它与楚文化（汉江文化）既有联系更有区别，与其他地方文化也有很大不同。这是由黄梅地理位置的独殊以及其自身的吸引力、凝聚力所决定的。”可见，眉睫君后来从“废名圈”突围出去，进行“战略”大转移，其实在大学时代早就“预谋”好了。

未见眉睫君发表有关废名的研究文章，已有好长时间了。记得在《废名在黄梅》之后，我还给他布置了一个作业，叫他另写一篇《废名在武昌》。后来，眉睫君由省城调到首都，我又希望他写一篇《废名在北京》。我一直期待着在某年的8月1日之前，眉睫君会再次给我一个惊喜！

2013年9月

台版冯思纯序

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废名以《竹林的故事》为代表的田园诗化小说问世，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，后来一直活跃在中国文坛上。大陆解放后，由于他走的是与左翼完全不同的艺术道路，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，因此废名的名字很少被提及。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，春天到来，各种流派的文学著作都可展现在读者和研究者的面前，废名作品的文学价值又受到重视，他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及学术专著陆续出版。

2007年，《废名诗集》在台湾出版，现在又有梅杰君的《关于废名》一书出版，我想这对台湾读者认识废名都很有帮助。梅杰君几年的努力，写了那么多的评论文章，很有成绩，可喜！结集出书让我作序言，极愿意，但又力不从心，就作此短文。

冯思纯于济南

2008年10月18日

作者简介：冯思纯，废名之子，原籍湖北黄梅，1935年生于北京。1962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电子部工作。1970年调到济南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暨山东省电子局。1980年后担任山东省电子局副局长、山东浪潮信息产业集团副总裁。编著有《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》（山东卷）、《废名短篇小说集》、《废名诗集》、《废名讲诗》等。

台版陈建军序

记得2003年岁末，即拙著《废名年谱》印行之际，忽然接到梅杰君的一封来信。信中，他说他是一名大学生，学法律的，但自中学时代起就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，特别喜爱其黄梅老乡废名的作品，并提了一些如“废名小说是否属于中国特色的意识流小说”等问题，希望我能给他一一解答。我和梅杰君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此后，我们或互通书信，或电话联系，或在寒舍聚谈，一晃已是五年多了。

梅杰君是80后，非学院派学人。他勤勉好思，读书甚广，每有心得，即形诸笔墨。几年下来，他以“眉睫”之笔名，在《鲁迅研究月刊》、《中国图书评论》、《新文学史料》、《博览群书》、《书屋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文艺报》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，计有上百篇。现在，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两本集子，除已经出版的《朗山笔记——现当代文坛掠影》（台湾秀威2009年2月版）外，另有这本即将付梓的《关于废名》。

收入《关于废名》中的二十一篇文章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：一类是赏析文，如《〈妆台〉及其他》、《废名诗的儿童味》、《与马力先生读〈五祖寺〉》等；一类是书评文，如

《〈废名年谱〉的特色》、《谈〈废名讲诗〉的选编》、《谈〈新诗讲稿〉的体例》、《废名是怎么变回冯文炳的？》等；一类侧重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。相对而言，我比较看重第三类文章，这大概与我本人一向注重史料有关。我始终认为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一切研究形式的基础和前提，离开原始、真实、准确的资料谈研究，必然是一种虚妄之谈、无稽之谈。近些年，梅杰君一直热衷于搜集废名的研究资料，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。2004年暑假，他通过调查、采访整理出《废名在黄梅》一文，填补了废名研究中某些领域的空白。不久，他又发现废名的数封佚简，并大力呼吁抢救废名书信，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他从民国时期的报章杂志中钩稽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文坛故实，写成《讲堂上的废名先生》、《并非丑化：废名的真实一面》等文，以众多具体、生动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一个丰满而鲜活的废名形象。此外，他还对废名与周作人、胡适、石民、冯健男等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。总体来讲，梅杰君《关于废名》的这一系列文章，大多理据兼备，史料丰富、真实、准确、可信。

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，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乐事。一旦踏破铁鞋寻觅到所要找的材料或偶尔得到一份意外的收获，总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，诚如鲁迅所说的“废寝辍食，锐意穷搜，时或得之，瞿

然则喜”（《〈小说旧闻钞〉再版序言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十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，第158页）。我曾多次分享过梅杰君发现的喜悦。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尽管自己百般小心，千般谨慎，但难免会万有一失，留下让人诟病的话柄。借写这篇小文之机，索性把我时常告诫自己的话端出来，愿与梅杰君共勉。

一、尽量掌握并采用第一手材料。在这方面，我是吃过亏、上过当的。我在编《废名年谱》的时候，用了一些二手材料。及至年谱出版后，比对陆续查找到的原始材料，发现有许多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。如关于废名是否担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一职，我相信的是否定的说法。实际上，1962年5月23日~30日，废名出席在长春市召开的吉林省第三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，并当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（见《吉林省举行第三届文代会》，《长春》文学月刊1962年第七期）。梅杰君大概也轻信了否定的说法，在《有关废名的九条新史料》（其主要内容曾以《有关废名的八条新史料》为题，载《新文学史料》2008年第三期）中更依据《黄梅县教育志》里的相关记载加以证实。《黄梅县教育志》是时人修撰的，内中介绍“冯文炳”的文字多不确，以此来实证废名不曾担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之职务，显然是不妥当的。在同一篇文章里，梅杰君仅借哈佛大学田晓菲女史《尘几录——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》（中华书局2008

年8月版)中所披露的一条信息,以说明废名与闻一多有直接交往的可能,似欠有说服力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一部《陶靖节集》(1876年翻雕本),系废名的签名本,扉页上题签“家骅吾兄作纪念 废名 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”(据田女史寄赠笔者照片)。“家骅”是否就是田女史所说的闻一多,尚不能完全肯定,或者是指废名的好友、语言学家袁家骅亦未可知。还是在同一篇文章里,梅杰君以《黄梅县教育志》和《湖北考试史》中的有关文字作为依据,推定废名没有入读启黄中学(黄冈中学前身)。也就是说,废名没有在启黄中学读书,是梅杰君推理出来的,究竟如何得靠事实来证明。据湖北省档案馆藏《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添招预科学生一览表》(档号Ls10-8-106-4),废名是“五年三月”即1916年3月入校的,在“前在何校毕业或修业几年”一栏所填写的内容为“本县高等小学毕业”,这份档案材料并不就是废名没有进启黄中学的铁证,从1915年黄梅高等小学堂停办到1916年3月,废名也许有入读启黄中学的可能。梅杰君认为启黄中学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平级的,如果废名1915年入启黄中学插班就读,1916年毕业后完全没有必要再考进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(不一定非要毕业了再入第一师范学校,也有转学的可能),可以直接考北京大学的。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已。既然有废名上过启黄中学一说(出自废名嫡侄冯健男先生),想必是有所

依凭的。大胆怀疑此说是可以的，但轻易否定则万万不可，必须小心求证才是。我说尽量掌握、采用第一手材料，并不意味着第二手材料就一无是处、毫无价值，旁证或佐证有时是离不开第二手材料的。

二、尊重原作就是对著者的极大尊重。废名的散文（包括书信）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，那就是很少分段甚或从头至尾不分段。例如，1935年3月13日、14日，废名花两天时间写了一篇《关于派别》，同年4月20日刊登在林语堂主编的《人间世》第二十六期上。《关于派别》是一篇近八千字的长文，仅有两大段，这显然是废名有意为之的。林语堂深知其意，他后来在《烟屑（五）》一文中说：“娓语笔调，尽可拉拉扯扯，不分段纵笔直谈。谈得越有劲，段落越长。前‘废名’有一篇《关于派别》谈岂明的八千字一段长文，是属此类。我知此意，故亦不为分段。”（《宇宙风》1935年12月16日第七期）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（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）收有废名致胡适信五封（影印件），其中有梅杰君在《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》（《博览群书》2007年第二期）里提到的那封长信。废名读过胡适的来信，兴致极高，于是“拉拉扯扯”，写了十五页信纸。全信一气贯下，自始至终就一整段。若按梅杰君那样强为之分成六段，实可谓不知其意也。时下常见有人为某一作家编文集，随意径改其作品，这么做不能不说是對著者的大不敬。

三、裁断而不武断。梅杰君有一定的史识，对某些史料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裁断。但是，因限于条件而无法大量地占有史料，他的某些裁断近乎臆测，未免失之武断。在《又发现废名的三封佚信》（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8年第一期）中，他说1964年9月30日废名致黄梅县民政局信是其生前最后一封信，“恐怕也是废名最后一篇著名散文《冯文华烈士传略》的‘附记’”，又从字迹上判断1964年前后废名“确实没有写作的脑力、体力了”。这种看法大有商讨的余地。废名致黄梅县民政局信是用钢笔书写的，看起来确如梅杰君所说的“颤抖而潦草”，据此认定废名没有写作的体力似勉强说得过去，但说废名没有写作的脑力就有问题了。没有脑力，废名怎会写信，又怎能写出“著名散文”《冯文华烈士传略》？《冯文华烈士传略》作于“1964年国庆前一日”，与致黄梅县民政局信是同一天写的，原件现存湖北省黄梅县民政局冯文华烈士档案内。这篇文章是废名用毛笔誊录的，有四页稿纸，全系蝇头小楷，极为工整干净。可见，即便单从字迹上也是不能够判断废名有无写作的脑力和体力的。我曾在冯思纯先生处翻阅过废名的好几本笔记，得知1964年前后，废名虽罹病在身，但仍未停止写作。在新近出版的六卷本《废名集》附录《废名生平年表补》中，节录了废名写给其子女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：

“你们曾记得我害有重病这件事，其实我自己思想里并没

有病魔的影子纠缠着，尤其在最近一季，我很活泼……我念《愚公移山》（毛主席著作）给你们的妈妈听，她的政治空气很好，很可佩服。”（《废名集》第六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，第3509页）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65年10月18日，因此，说1964年前后废名没有写作的脑力和体力，致黄梅县民政局信是废名生前最后一封信，《冯文华烈士传略》是废名最后一篇散文，这样的结论是不是下得有些匆忙或者草率呢？

梅杰君说我对他最为了解，一再要求我为其大著写点文字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，硬着头皮写了以上几句枝叶话，万望梅杰君勿怪是幸。

2009年3月5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麓

作者简介：陈建军，1964年生，湖北黄冈浠水人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，著有《废名年谱》，编有《废名诗集》、《废名讲诗》等。

目录 Contents

陈建军序	I
台版冯思纯序	V
台版陈建军序	VII
《妆台》及其他	001
读《五祖寺》	006
姑妄言之姑听之	013
废名诗的儿童味	020
废名与书评	025
废名的书信	033
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	040
又发现废名的三封佚信	060
叶公超、废名及其他	069
废名与周作人	077
冯健男与废名	098
废名在黄梅	105
有关废名的九条新史料	134
并非丑化：废名的真实一面	152